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八十三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眾之族子也

御覽二百四十三引晉中興書作榮族子也

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

世說言語篇注引顧和別傳作祖容

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案此與本傳大異本傳但言和二歲喪父而不著其父名疑別傳祖當作曾祖

父當作祖也

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

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

世說言語篇注顧和別傳曰總角知名族

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驥驥也必振衰族雅量  
篇注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御覽二百四十三  
引晉中興書作此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  
吾家千里駒也

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從事世說雅量篇曰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月旦當朝未入停車  
時已被遇游宴集聚略無不同

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蠶御覽九百五十一語林曰刺史周侯已醉著白裕憑兩人

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  
和先在車中覓蠶

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御覽九百五十一語林曰周始

見遙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顧心問曰此中何顗入謂  
所有顧擇蠶不輟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嘗詣導世說

言語篇作顧司空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  
未知名詣王丞相

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

世說言語篇叶作協讀史

舉正曰案下文有永昌初等語則是時元帝

保全江表

尚未崩安得稱中宗此節當在後誤置於前

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

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旣而

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

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荅曰

明公作輔宜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

世說規箴篇曰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累遷司徒掾時

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

和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宜初王敦請爲主

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

別駕書鈔七十三王丞相集以顧和爲別駕教曰護軍長史顧和體治平實宜得其才以爲別駕又王晉

書吳郡顧錄中與書曰顧和司徒王導以州大政殷屈爲別駕通典三十二王丞相集曰顧和理識清敏劭令

端古宜得其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尙書吏部周家才以爲別駕

勸記曰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

拜御史中丞劾奏尙書左丞戴抗賊汙百萬付法議罪

并免尙書傅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

遷舊章多闕書鈔五十八御覽六百八十六而冕旒飾

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

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琬書鈔五十八御覽六百八

十六引晉中興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書璇下有珠字

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御覽四百五十三徐廣晉紀曰成帝有乳

母經營艱苦詔假其名號朱彝尊保母傳志跋曰按保

母之名見禮內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總

麻三月爲乳母子夏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鄭注以

爲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蓋慈母必父之妾保

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王昶金石萃編

曰保母之名見禮記保者猶言阿保也故保母亦稱阿

母史記扁鵲傳故濟北王阿母自言內外皆奉詔和獨

足熱而慈注云阿母是王之嬭母也

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

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

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未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

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

之轉吏部尙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  
卽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  
親行禮遷尙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喻特聽暮出  
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  
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  
孝聞旣練衛將軍褚哀上疏薦和起爲尙書令遣散騎  
郎喻旨和每見逼促元本作  
催逼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  
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  
體國徇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  
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

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  
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  
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尙書令禮已過祥練豈  
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  
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尙領宣城內史收涇  
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尙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尙  
先劾姦賊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尙近表云幹包  
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案  
尙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  
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尙忝外屬者



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尙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  
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  
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  
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  
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案汝南王統  
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  
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  
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積替始於  
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  
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

撓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涪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軍世說雅量篇注曰和五子治隗涪履之案既云五子似脫一人之名宋書顧琰傳曰祖履之父悛並爲司徒左西掾琰字弘瑋中散大夫子寶素寶先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猷

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豹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

魏志本傳

作袁渙隸釋二十七天下碑錄太康縣有魏御史大夫袁渙碑亦作渙世說文學篇注引袁氏世紀云渙魏郎中令任誕篇注引袁氏家傳作中郎令案祖父並早卒本傳作煥爲渙之謫下文質傳下即作渙祖父並早卒魏志袁渙傳注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字公然寓瓌字宣厚與字公榮準字孝尼未知瓌爲何人之孫

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閒縣拜呂令轉江都因  
南渡元帝以爲丹楊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  
時東海王越尸旣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  
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  
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通典一百三袁  
瓌上表請禁斷招魂葬曰故尙書僕射曹馥沒于寇亂  
嫡孫肩不得葬屍招魂殯葬伏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  
故梓周于棺棺周于身然則非身無棺非棺無槨也肩  
無喪而葬招幽魂氣于德爲愆義于禮爲不物監軍王  
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案當時招魂  
葬者不獨東海王越故瓌表請禁斷晉書校文四曰東  
海王越傳裴妃欲招魂葬元帝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  
遂葬越於廣陵與此異竊謂元帝鎮建鄴本裴妃意帝  
德之甚深葬雖悖禮未必  
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  
不得請此傳固實錄也

引爲諮議參軍俄爲臨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卞敦  
軍司尋自解還都游於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  
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國  
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  
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樂以  
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旣興文  
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  
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爲首  
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  
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

屢臻儒林之教漸殫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  
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  
猶尙廢鞍覽卷投戈吟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  
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  
然焉元作無聞洋洋之美隆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

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  
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  
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  
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  
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

世說言語篇注曰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喬字彥升案升與舛形近致譌

初拜

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爲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尙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阼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歧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

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眾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杖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河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眾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胷心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

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闕覲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眾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甌齎



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卽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  
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  
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旣降  
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眾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  
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溫甚悼  
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  
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隋志袁喬論語注十卷又梁有  
益州刺史袁喬集七卷亡唐志  
作袁喬集五卷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  
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

隋志袁山松後漢書

九十五卷注云本一百卷舊唐志作一百二卷新唐志作一百一卷錄一卷隋經籍志攷證曰按沈約宋書禮志引山松漢百官志水經注引山松郡國志史通書志篇言山松有天文志通志校讐略言有藝文志宏簡錄載梁七錄內有後漢書藝文志若干卷不著名山松證以通志當卽袁氏之志黟汪文臺有輯本 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世說任誕篇注引續晉陽秋舊歌上有北人二

字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

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書鈔九十二引續晉陽秋作辭句婉切酒酣從而歌之聽

者莫不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御覽五百五十二引續晉陽秋作桓

流涕宣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

前種松柏世說任誕篇注裴啟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鸛鶴而山松每出游

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

松厯顯位為吳郡太守

世說排調篇注續晉陽秋曰孫山松厯祕書監吳國內史

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陷被害

世說德行篇曰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鑑底

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斂

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

純孝之報也案陳遺孝行史不為之立傳特附見于此東晉疆域志曰滬瀆城御覽稱吳地記袁山松城晉書

左將軍袁山松為吳郡太守隆安五年築此城在滬瀆江邊築耶城圖經晉袁山松築亦名山松城又將軍堰

亦山松築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為呂令復相繼為江都由

是俱渡江瓌為丹楊猷為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

之厯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

魏志袁渙傳注荀綽九州記曰準有雋才

談州記蓋勳又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

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而不

敢求進案舊唐志及羣書治要作

袁準蓋因準或作淮故謗為淮

注喪服經傳魏志袁渙

世紀曰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

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隋

志袁準喪服經傳一卷舊唐志作喪服紀新唐官至給

事中魏志袁渙傳注荀綽九州記曰秦始中為準子沖

給事中袁氏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

字景玄光祿勳沖子耽世說任誕篇注袁氏譜曰耽大

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

適謝

尚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為士類所稱

世說任誕篇注袁氏

家傳曰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偶儻不羈有

異才士人多歸之

隋書袁準傳注

桓溫少時

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

世說任誕篇曰桓宣

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注郭子曰桓公擄蒲失數百斛米

莫知所出欲求

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

世說任誕篇作耽時居艱

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注郭子曰耽在艱也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卽脫其衰共出門

去遂變服懷布帽

世說任誕篇注郭子曰覺隨溫與債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

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

世說任誕篇作

債主就局曰

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

世說任誕篇注郭子曰桓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耽投馬絕叫

世說任誕篇此句下有傍若無人四字

採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

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

永匡術賈寔等皆峻心腹間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質字道和

宋書袁湛傳曰父文質案文字誤衍

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

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

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

俗所重

南史袁湛傳曰少與弟豹並爲從外時謝混爲祖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玄女妻湛

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雋離羣頗騫翥湛

恨而不荅自中書令爲僕射左光祿大夫晉寧男卒於

官

宋書袁湛傳曰義旗建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轉尚書右僕

射高祖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

物拜授高祖高祖冲讓湛等隨軍至洛陽泰議受使未

畢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十四年卒

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子湛湛子桓補敝案左光

祿大夫乃卒後追贈湛弟豹

非生時所歷官也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

隋志丹陽太守袁豹集八卷注梁有十卷錄一卷亡唐志仍十

卷案隋志作太守與本傳作尹有經國材為劉裕所知

異江左改太守為尹隋志誤也

後為太尉長史丹楊尹卒

章敘曰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楊尹義

熙九年卒案本傳不言為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楊尹義

子洵淑濯洵輔國將軍洵子顗顗黃門侍郎國章諱作雍

州刺史安北將軍顗子敬昂敬昂黃門侍郎昂字千思里司

空昂子君正敬泌君正字世忠吳郡太守子樞憲樞字

踐言尚書左僕射憲字德章大將軍安成郡公憲子承

家國子司業敬字子恭散騎常侍敬子元友泌字文洋

司徒左長史泌子芳華觀武陵內史觀子彖字緯才侍

中淑字陽源太子左衛率濯揚州秀才濯子彖字景倩

中書監司徒侍中彖子最字文高均見南史袁湛傳宋

書袁粲傳以濯為淑兄與南史異宋書袁淑傳日

淑子幾敬稜凝標敬步兵校尉凝冠軍府主簿

江迨

從弟灌灌子績

江迨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湖



令父濟安東參軍道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引爲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爲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道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道時羌及丁

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眾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

御覽三百二十一晉中興書曰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腳皆繫火一時

驅放以兵遏後羣雞駭散一時飛過塹並集羌營皆燃因其驚亂縱兵擊之襄遂小敗及桓

溫奏廢浩佐吏道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

郎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道上疏曰類聚九引作諫

鑿北池表御覽四百五十三晉中興書曰道諫以強賊未滅宜務軍備當存儉約以率羣下案本傳載道疏無

此數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

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  
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  
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鳩鴈  
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  
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  
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  
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  
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  
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  
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

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眾經略艱難漕場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立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

周孔其爲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疇咨以  
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成  
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  
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  
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  
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迨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  
用寶器迨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  
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  
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立宮始用  
寶劍金烏此蓋太妃罔已之情

御覽五百五十二七百五十七引寶劍金烏作

內實金烏  
鋪周作因

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臣請

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尙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艸其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案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

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夙畏上通則  
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  
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  
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  
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  
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  
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  
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案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  
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道又上疏曰臣謹更  
思尋參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

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  
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  
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  
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  
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己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  
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  
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儀案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  
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  
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  
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



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賸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道又陳古義帝乃止道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類聚三十六引作逸民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隋志太常江道集九卷唐志作五卷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南史江乘之傳曰祖道晉太常父纂給事中乘之字立叔臨海太守秉之子微吳令微子謚字令和南東海太守謚子介吳令案纂亦道子未知與蔚孰兄孰弟

灌字道羣父督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道州辟主簿舉秀才爲治中轉別駕厯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爲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

奕爲尙書銓敘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  
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撫軍司馬甚相賓禮  
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  
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  
事有失追免之後爲祕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  
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爲諮議參軍會溫薨  
遷尙書中護軍復出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  
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  
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

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啟會稽王道子。書鈔六十二晉中興書濟陽江錄曰：江繪爲御史中丞，旣到職，彈奏無所屈撓。時元顯專政，多行驕橫，著惡白日夜開六門，宵行，繪乃密啟之。案江繪乃江績之謫，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

聞而謂眾曰江績車胤閒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晉書校文曰車胤傳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然則績之卒蓋亦元顯所迫也朝野悼之

###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

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

世說識鑒篇曰車胤父作

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鄧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

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

世說識鑒篇作此兒當高名注引績晉陽秋作此兒當

成卿門戶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

元本多通家貧不常

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

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荊州辟

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

長史

世說識鑒篇注續晉陽秋作一歲至治中

遂顯於朝廷時惟庾與吳隱

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

世說識鑒篇注續晉陽秋賞會

作激

賞當時每有盛坐而庾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

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庾爲中書侍郎關內

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尙書陸納侍講侍

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庾與丹

楊尹王混擿句

世說言語篇曰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

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

無此嫌庾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

惠風

於

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

以肩領國子博士

通典五十三車肩上言曰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

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其後年議郊

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

廟明堂之事肩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

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

禮志順時乎作從俗乎米志作順民乎

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

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

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

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詔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啟以道

子爲丞相加殊禮肩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

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

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肩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楊尹頃之遷吏部尙書元顯有過肩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肩卒朝廷傷之

### 殷顗

殷顗字伯通

世說輕詆篇曰阿巢故似鎮西注云巢殷顗小字

陳郡人也祖融

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

世說輕詆篇曰殷顗庾恆並是謝鎮西外孫注謝氏譜曰尙次

女僧韶適殷歆案歆疑是康字之謬讀史方輿紀要九

十一日湖州府城南一里荻塘相傳晉太守殷康所築慨田千頃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入百五十九引顗性

殷康爲武康縣教御覽四百三十引殷康明慎

顗性

通率有才氣

世說德行篇注晉安帝紀曰覲亦以率易才悟著稱條世說注均引

少與從

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

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顗欲

同舉顗不平之

世說德行篇注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覲覲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

覲仲堪不許世說規箴篇注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覲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惟當守局而已

曰夫

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

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

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

至仲堪旣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顗言爲非顗見

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己樹置所



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

世說德行篇曰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

自樹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關生之無溫時論以此

多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為可憂顗曰我

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

世說規箴篇曰殷顗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

晉陽之甲往與顗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顗荅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幸熟為慮勿以

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立同下顗遂以憂

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顗忠績未融奄焉隕喪

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案本書無叔獻傳蓋誤襲佚晉書舊

文也隋唐志有聘士殷叔獻集三卷錄一卷安帝紀與仲文同誅者有殷道叔未知即叔獻否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郟人

世說譏險篇注引雅別傳作雅字茂建東海沂人案魏志王朗

傳作東海郡人本書地理志東海郡下有郟縣無沂縣是以作郟爲是

魏衛將軍肅之曾

孫也祖隆後將軍

魏志王肅傳注晉諸公贊曰虔子康隆仕亦宦達爲後世所重案隆爲肅

子虔之子則雅當爲肅之元孫非曾孫也

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

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尙書左

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楊尹領太子左衛率雅

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

世說譏險篇注晉安帝紀曰雅

之爲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

雖在外職侍見

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

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

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

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眾魏書司馬廋傳作門客車數百

乘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積弊魏書司馬廋傳

積弊作積薄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

許及中詔用雅眾遂赴雅焉魏書司馬廋傳曰雅素有寵人情去就如此將

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書鈔六十五裴松之

晉書曰爲少傅拜日迅雷大雨洪注時劉瓛一既至而雨愈甚雅諮僕射王詢瓛作求停不許遂冒雨而拜

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

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

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旣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令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尙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

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

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

世說讒險篇注晉安帝紀

日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案本傳上文作少傅

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

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

黃門次少卿侍中

南史王僧孺傳字僧孺曾祖雅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

僧孺北中郎諮議參軍又王謐傳謐字仲和雅立孫祖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謐征虜將軍行南兖州

事案慶爲雅之孫惟不詳何人之子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立風滋扇湯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

清虛骨骸蹇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

命山甫獻誠讜而振積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

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  
道子殊物之禮車屑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覬  
折之以正色周家祿校勘記曰顛誤覬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  
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絰之日天心已喪  
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謹袁子崇儒拯斯積喪道績剛  
蹇車殷忠壯瞻言遺直莫之能尙

晉書

注

卷八十三

晉書斟注卷八十四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

清操過人

書鈔六十五晉中興書曰好學問清操過人世說德行篇注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

格正自負才地高華恆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

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

文選

王文憲集序注晉中興書曰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

嘗從其父自會稽



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  
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世說德行篇曰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  
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  
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旣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問  
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  
人無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  
長物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爲祕書丞轉中書郎未  
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厯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  
爲丹楊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御覽二百四十五晉  
起居住曰武帝賦社  
字以王恭爲丹陽尹領詹事恭讓表曰今皇儲始建四  
方是式總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簡賢才盡一時之勝  
豈臣最庸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  
所可叨忝

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

世說讒險篇注袁氏譜曰

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

播於朝野矣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

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

書鈔五十卷九晉中興

書太原王錄曰王恭常宴于司馬道子室尚書令謝石為吳歌恭曰居端右之重進宰相之坐而効妖俗之音

平石有慚色廣書錄一淮陵內史虞璠子妻裴

氏有服食之術御覽四百二十八引續晉陽秋作淮陵

食絕穀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

御覽四百二十八引續晉陽秋作司馬道子時人皆為常延致甚悅其才每與百官飲宴裴亦預焉

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

御覽四百二十八引

續晉陽秋未聞宰相之坐上

有恭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二句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

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

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

節鎮京口

世說德行篇注恭別傳日出爲五州都督蓋指兗青冀幽并五州不數徐州晉陵也廿二

史攷異二十二日按晉南渡已後徐兗二州刺史或鎮

京口或鎮下邳率以一人領之太元二年以王蘊爲徐

州刺史鎮京口謝元爲兗州刺史鎮廣陵始分爲二未

幾謝兼領徐州仍合爲一朱序代謝元以青兗二州刺

史鎮淮陰不帶徐州者以會稽王道子領徐州刺史故

也序旣移鎮以譙王恬爲青兗二州刺史鎮京口而兗

州之名移於江南恬卒乃以王恭代之安帝卽位道子

解徐州其刺史當卽恭兼領恭敗以劉牢之代爲都督

別除謝琰爲徐州刺史琰死司馬元顯領徐州元顯爲

桓元所害乃以桓脩爲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桓宏爲

青州刺史鎮廣陵自是徐青二州刺史隔江分治義熙  
初劉裕領徐嘗以青州刺史諸葛長民鎮丹徒宋既受  
禪遂以京口爲南徐州治廣陵爲南兖州治而二州始  
有實土矣王恭出鎮之日晉陵尙屬揚州當云揚州之  
晉陵史有脫文爾周家祿校勘記曰劉初都督以北爲  
牢之傳多揚州按宜加揚州以統晉陵  
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  
號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徐兗二州都督例以北爲  
號故有北府之稱如褚裒號征北大將軍荀羨都墨  
號北中郎將皆卒于鎮范汪號安北將軍以罪免庾希  
號北中郎將以罪誅郗愔號平北將軍亦以病去官此  
皆在桓冲諸人之前者也孝武寧康元年九月刁彝以  
北中郎將鎮廣陵次年正月卒其二月王坦之以北中  
郎將鎮徐州刺史鎮丹徒冲以刁王二人皆以北爲號  
相繼殞乃辭鎮北之號仍前中軍將軍故冲傳云以  
北中郎府并中軍也刁彝王坦之皆爲北中郎將未嘗  
加鎮北之號不受鎮北者獨桓冲一人論厯官之年月  
則刁最先王次之桓又次之此傳俱倒錯亂以帝紀及

三人傳參攷之  
黑白了然矣

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

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

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

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

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

世說傷逝篇曰  
孝武山陵夕王

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棟維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注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

以機任王恭入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  
赴山陵故有此

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

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

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

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  
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  
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  
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  
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  
乃抗表京師曰魏書司馬叡傳曰兖州刺史王恭惡國  
堪剋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之罪謹陳  
其狀前荊州刺史王悅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  
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卽路慮臺糾察懼於黜免乃  
毀冠改服變爲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  
莫不驚號而國寶覲然了無哀容方犯閭叩扉求行姦  
計欲詐爲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讒疾二  
昆過於讎敵樹立私黨徧於府朝兵食資儲斂爲私積  
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

緒頑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規爲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與晉陽之甲夷君側之惡臣雖驚劣敢忘斯義案本傳所載表語惟末四句與此相同餘均大異國寶兄愷愉弟忱無名悅者悅當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爲愉之謫

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己府讒疾二昆甚於讐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動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與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驚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

魏書司馬叡傳曰國寶惶

懼不知所爲乃遣數百人戌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

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探謝愆失恭乃還京口寰宇記八十九京口

記曰晉王恭爲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樓西北名芙蓉樓樓之最高者至今存焉恭之初抗表

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廙爲吳國內史令

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廙解軍去職廙怒以兵伐恭恭

遣劉牢之擊滅之魏書司馬廙傳曰司徒左長史王廙

徵發吳興諸郡兵國寶既死王恭使廙反於喪廙謂囚

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吳郡遣子弟率眾擊恭以女爲

真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尙

衛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强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

簡文三子傳及魏書司馬廙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

傳多均作密衛上有藩字



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尙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

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

魏書司馬

叡傳曰王恭深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史桓玄同會建業玄等響應

剋期同

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箠中合鎗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動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

年已戮寶緒送王廙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  
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  
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尙之  
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  
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卽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  
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陷以重利牢之乃  
斬顏延以降魏書司馬廙傳作牢之斬恭別是日牢之帥顏延延弟强送二級於謝琰  
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  
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  
髀生瘡御覽三百七十二引晉中興書作不堪久騎兩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

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

至長塘湖讀史方輿紀要十九日挑湖一遇商人錢強名長蕩湖案蕩與塘一音之轉

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

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

頭懼其有變卽於建康之倪塘斬之世說仇隱篇注續晉陽秋曰問西軍

之偏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讀史方輿紀要二

十日倪塘在上元縣東南二十五里胡氏曰倪塘倪氏

所築恭五男及弟爽世說言語篇注謝氏譜曰重女月

塘也伯至其弟王瞻戶前注瞻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

季明恭第四弟也案恭五男之名惟愔之名見於謝氏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

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

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  
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  
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髮神無  
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  
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  
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  
濯濯如春月柳案世說賞譽篇下恭嘗行散至京口恭目王建武曰王大故自濯濯與傳作或  
目恭爲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世說企義篇曰孟昶  
濯濯異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歎曰此眞神仙中  
被鶴氅裘于時微雪飛于簾間窺之  
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者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

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

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

世說文學篇曰桓玄嘗登

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閒誄以之成注引玄集載其誄敘文多

不盡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諡曰忠簡爽

贈太常

世說文學篇注中興書曰恭事敗贈太常

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

殷確散騎侍郎署斬湖浦尉及錢强等恭庶子曇亨宋

義熙中爲給事中

晉書校文四曰義熙爲安帝建年未字譌案曇亨卽上文所云庶兒

###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也

世說排調篇注引庾

氏譜作義吳國內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史案義爲義之譌

刺史假節鎮厯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

世說排調篇注引庾氏譜云楷

左衛將軍

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

為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為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

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

廿二史攷異二

以西中郎將領豫州刺史鎮厯陽攷南渡以後豫州或  
治厯陽或治壽春或治姑孰而都督例以西為號桓溫  
傳詔以西府經表眞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  
匹米六萬斛此稱壽春為西府也此傳云西府北帶寇  
戎此稱厯陽為西府也劉毅傳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此  
稱姑孰為西府也南史謝朓傳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  
曹轉文學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子隆時鎮荊州  
則荊州亦有西府之稱矣西府北府原無定所但以當  
時軍府之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  
世說排調篇注晉東  
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庾  
氏譜曰鴻仕至輔國內史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

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尙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尙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尙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楷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爲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

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

世說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作

父遁征虜將軍

世以壯勇稱

世說文學篇注引續

晉陽秋作

牢之面紫赤

色鬚目驚人而沈毅多計畫

世說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計畫作計數

太元

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

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

元本無

晉陵

縣字多

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

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

及堅將句難南侵

堅載記作俱難

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

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

軍桓沖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眾向壽陽以爲沖聲

援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

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



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

水經淮水注曰淮水東過

壽春縣北又北經山硤中謂之硤石十六國疆域志曰下蔡有硤石杜佑曰在今汝陰郡下蔡縣壽春有洛澗

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鄆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眾時苻堅子丕據鄆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

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晉書校文四曰孝武帝紀

作沛郡太守周次攷田次之亦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

毛璩傳疑帝紀周字爲田之譌中案寰宇記作追慕容垂大軍於董塘陂疑董塘卽黃塘

之譌見慕容垂載記注爭趣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

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御覽七十二引晉中興書作兵士殆盡牢之馬

超五次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

軍敗徵還頃之復爲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

領太守祇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

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

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

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  
之彭城祗賊司馬徽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  
討滅之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九日志云徐州東北百二  
十里有硯頭山連徐邳滕繹之境晉太元十四  
年妖賊司馬徽聚眾於馬頭山劉牢之討平之蓋  
卽此山矣或曰州東北四十里有馬山當是其處時慕  
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  
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領南彭城  
內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  
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  
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  
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

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卽其位號牢  
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  
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眾中拜牢之爲兄精  
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

讀史方輿紀要  
二十日竹篠港

在江寧府東北三十里胡氏曰卽竹里也

爲都督充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

世說文學篇注  
續晉陽秋日及

平王恭轉徐州刺史蓋以刺史都督六郡及揚州之晉陵

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

位眾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  
桓立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  
之眾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立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

口及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復遣  
子敬宣爲寶後繼比至曲阿吳郡內史桓謙已棄郡走  
牢之乃率眾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興衛將軍謝琰擊賊  
屢勝殺傷甚眾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  
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眾軍濟  
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  
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眾東征屯上虞分軍  
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  
裕討之恩復入海

水經浙江水注曰始興縣下有小江注云江南有故城太尉劉牢之討孫

恩所築也水經注曰謝琰之子

細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

士十萬

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恩乘風浮海奄至丹徒帥眾數萬

樓船千餘牢

之在山陰

魏書司馬徽傳在上隔字

使劉裕自海鹽赴難

御覽一百二十

八徐爰宋書曰恩北走海鹽高祖追而擊之築城於海鹽故治餘詳孫恩傳

牢之率大眾而

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

走郁州

案當從安帝紀孫恩傳作郁洲御覽一百二十八引徐爰宋書亦作郁洲

又爲敬宣

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

桓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

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眾

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

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洲洲桓玄遣何穆說

牢之曰

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晉中興書作玄至于湖自遣牢之族舅何睦說曰案穆與睦同音致訛

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勳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

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晉中興書作孰若翻然改圖惟理是宅

則身與金石等

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  
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筭略足以經綸江  
表時譙王尙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  
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  
玄御覽四百六十二引王隱晉書作牢之得說詣元請降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

集陰謀誅之陳法書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

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旣敗玄以牢之

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

世說文學篇注續晉陽秋曰牢用爲會稽內史欲解其兵

牢

之乃歎曰始爾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  
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



之魏書桓玄傳曰初敬宣既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冀牢之受命乃遣之敬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眾皆離散乃於班瀆北走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曰班瀆在江寧府北胡氏曰在新洲西南 欲據江

北以距玄集眾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

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

宣先還京口拔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爲劉襲所殺

乃自縊而死魏書桓玄傳曰縊於新洲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

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首暴

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南史本傳曰敬宣字萬壽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

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為元顯從事中郎南史

本傳曰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遷後軍從事中郎又為桓玄諮議

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宋書劉敬

宣奔喪哭畢乃奔鮮卑慕容德諸史攷異四曰以載記

攷之慕容德以義熙元年死超以義熙元年嗣偽位敬

宣還至京師在安帝元興三年則作慕容德夢九土而

是也桓玄傳亦作高雅之敬宣並奔慕容德服之而服之既而占焉或答曰此服土吞丸也叔仁順

士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軍

晉陵太守南史本傳曰宋武帝平京口手書與諸葛長

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又擊

桓亮苻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反正

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

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喜西伐敬宣入自

白帝所攻皆剋軍次黃獸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宋書次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

百里此作黃獸避唐諱也南史作黃武讀史方輿紀要

七十一曰黃虎城在潼川州北涪水所經晉時李氏據

蜀嘗置戍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

守於此食盡班師爲有司所劾免官南史本傳曰去成都五百

司奏頃之爲中軍諮議南史本傳曰武帝伐慕容超除

免官頃之爲中軍諮議中軍諮議參軍與兗州刺史劉

藩大破超軍進圍加冠軍將軍尋遷鎮蠻護軍安豐太

廣固屢獻規略

守宋書本傳作遷鎮蠻護

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冠軍

將軍從大軍南討水經廬江水注云下有磐石可坐數十人冠軍

將軍劉敬宣每登陟焉案南史循平遷左衛將軍散騎

本傳云進號右軍將軍此失載宋書本傳作北青州尋

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宋書本傳曰司馬

改鎮冀州為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宋書本傳曰司馬

賤屬也為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乃陰

結同府辟問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

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備身刀殺

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子光祖嗣

###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世說紕漏

譜曰殷師字師子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

祖識父融並有名書鈔六十六晉中興書陳郡殷錄曰

堪能清言善屬文殷仲堪少好學能清言世說文學篇

注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賞譽篇下注續晉陽秋曰仲堪少有美譽每云三日不讀  
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  
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參軍除尙  
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胡  
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  
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  
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旣慨然經略  
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  
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  
晉境者必無懷感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

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梠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麕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鵲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

寰宇記一百九安城記云晉殷仲堪爲安城太

守案本傳失載為安城

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

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

世說紕漏篇注引續晉陽秋作仲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執藥揮淚遂眇一目世說排調篇注中興書曰自分劑

志有殷仲堪殷荊州要方一卷顏氏家訓雜藝篇云醫

方之事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皇甫謐殷

仲堪則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

子甚相親愛書鈔六十六晉中興書陳郡殷錄曰為中

相知仲堪父嘗患耳聰世說紕漏篇作聞牀下蟻動謂

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

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

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世說識鑒篇曰王忱死西鎮未定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愿問公卿咸曰非王自許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乃是亡國之徵又德行篇注晉安帝紀曰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爲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爲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中詔用仲堪代焉

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



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  
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  
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閒門前之溝忽起爲  
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立云感君之惠無以報  
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

爲州

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三十  
國春秋州作洲案當作洲

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

是果臨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  
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  
父母宜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  
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

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  
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  
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  
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時朝廷  
徵益州刺史郭銓健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  
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尙  
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  
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  
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  
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

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矜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厯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謬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

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  
三百以助梁州今俘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  
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  
劍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  
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  
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  
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  
許焉桓立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  
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  
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

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古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  
贈仲堪仲堪乃荅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  
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  
寔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  
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  
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  
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  
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  
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  
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

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  
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  
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  
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  
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  
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  
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  
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啟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  
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  
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

餘肴飯粒落席閒

世說德行篇作粒脫落盤席閒

輒拾以噉之雖欲率

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

世說德行篇作勿以我受任方州

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

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世說德行篇爾下有曹字

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爲

寧遠將軍安帝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

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

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

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實不欲下聞

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

巴陵

魏書司馬叡傳作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

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

堪乃還初桓立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立

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立之誘

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顓南郡相

江績等恢顓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顓自遜位

周家祿校勘記曰顓誤顓

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

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

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剋而我去

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是使

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立次之

魏書司馬叡傳曰桓立借兵於仲堪亦給



五千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立至湓口王愉奔

于臨川立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

九日橫江在和州東南二十五里直庾楷敗奔於立譙江南采石渡處自昔濟江之津要也

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立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立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眾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立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

周家祿校勘記

日修當照本傳作脩下後並同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立爲江

州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修爲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己眾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遙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遑遽卽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眾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爲盟主臨壇歃血並

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尙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閒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迴旆祇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義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卽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宜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立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

魏書桓立傳見與作相與

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

執立兄偉遣從弟遙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立使郭銓

苻宏擊之

魏書桓立傳作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邁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眾七千至西江口立聞邁

至與其黨苻永道擊之案適與適卽一人未知  
孰誤永道爲宏之字魏人避諱故不稱其名  
適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旣失  
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爲  
廩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眾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  
敗世說尤悔篇注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  
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德齋寶物遺相王  
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爲玄  
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  
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於柞溪水經沔水注曰柞溪水  
出江陵縣北逕魯宗之  
壘南注云當驛路水上有大橋隆安三年桓玄襲殷仲  
堪于江陵仲堪北奔經于此橋讀史方輿紀要七十八  
日柞溪在荊州  
府北二十里  
弟子道護參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  
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膏於

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脉  
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  
喪下都葬于丹徒南史殷鈞傳鈞字季和仲堪五世孫  
曾祖元素南康相元素子宜宜子獻  
鈞國子祭酒鈞子構渥世說文學篇注殷氏譜曰仲堪  
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輿地紀勝四曰殷仲堪墓在  
長興縣東一里一百步案象之言遂居墓側義旗建  
與本傳云葬丹徒者異恐出附會  
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  
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案隋志  
云梁有  
中軍功曹殷曠之集五  
卷亡與本傳歷官異

###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

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

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

諸史攷異三日苻堅

載記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仝期沈勇果勁而

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卽其人

世說德行篇注周祗陸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

人楊震後也 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

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恆

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仝期少仕軍府咸康中

領眾屯成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仝期擊走之其

眾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

眾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仝期擊走之仝期自

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

陽進號龍驤將軍

案類聚六十四御覽九百均引楊龍驤洛陽記龍驤卽佺期也

以病

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

周家祿校勘記曰堂邑誤

唐邑

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爲司馬

代江續爲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眾應王恭庾楷仲堪

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

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

乃以佺期代郗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

史

案隋志地理類有洛陽圖一卷晉懷州刺史楊佺期撰錢大昕考異謂晉無懷州當是雍州之訛是也

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

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立未奉詔欲自爲雍州以  
郗恢爲廣州恢懼立之來問於眾咸曰佺期來者誰不  
勦力若桓立來恐難與爲敵旣知佺期代己乃謀於南  
陽太守閭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立來  
入沔而佺期爲前驅恢眾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  
佺期入府斬閭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  
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立素不穆佺期  
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立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  
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內懷  
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立仲堪雖外結



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遙屯北塞以駐之佺

期勢不獨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

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

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

緣棄城逆走

魏書桓玄傳  
逆走作逆走

憂佺期不赴乃給之曰比來

收集已有儲矣

魏書桓玄傳作北來收集已  
有儲矣可有數萬人百日糧

佺期信之

乃率眾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

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

魏書桓玄傳  
乃不見作不

過時玄在零口佺期與兄廣擊玄

魏書桓玄傳作使人  
於艦上橫射玄軍

亦射之佺

期乃退玄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

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立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立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銓會立諸軍至佺期退走餘眾盡沒單馬奔襄陽立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尙保孜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厯位州郡孜敬爲人剽銳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仲堪殺殷周家祿校勘覬記曰顛誤覬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爲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孜敬愈憤見於辭色宗之參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劍刺千期

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尙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之  
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  
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  
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  
是以仲堪僥倖佗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  
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慙忠殷楊乃  
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鬪其中猗歟羣采道睽心異  
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晉書斟注卷八十四

